



遺產 黎仕南

死一般的寂。

寬大的房間，舉目所見，只見灰白的空花瓶與素白的床。床上是一張慘白的臉，那是母親。房間到處都是死白，除了母親的唇，因為已經發紫。在這一個空間，只聽到脈搏器的聲音，這是唯一證明生物存在的聲音。

突然門外一陣騷亂，煩雜的步伐劃破死寂，出現三個全身穿黑的人。大哥靠著椅子，盯著母親，眼裡有一種攫取的光；二哥左右踱步，既望望母親，又看看天花板，想了想，憐憫的眼神頓被取代；三妹瞥了瞥母親，然後只顧窗外的風景。

門又被推開，只聽見冰冷的聲音：「記憶讀取開始。」三兄妹頓時彈起。這「記憶讀取」技術是未經臨床的發明。母親突然中風，半隻字也沒有留下，遺產誰屬成了三人的心頭刺。眼見母親快不行了，一向不和的三兄妹向醫院聯署，主動提出試用新技術，好讀取母親的記憶。

電擊器插入時，母親「啊」了一聲，死白的房間只剩下長音。三兄妹沒有瞧上半眼，死盯著蒼白的熒幕，熒幕依然白花花的一無所有。不久，「讀取發生意外，現讀取實驗者死前記憶。」一個冰冷的機械說。聽到這句，三個都呼了一口大氣，神情自然起來。

不久，三人又望著熒幕：陰暗的小屋，潮濕、骯髒，破舊的灶頭，這是在母親的祖屋。母親就在這裡誕下三兄妹。三年前，大哥投資房地產失敗，一貧如洗，母親讓他住在祖屋。其後，他和剛認識的內地朋友合作發展甚麼菲律賓食品生意，哀求母親賣了祖屋套現。母親問了兩問，低嘆一聲，沒有說些甚麼，便把簽了名的合同放在大哥床



前。後來，生意弄得一塌糊塗。母親似乎滿不在乎。只是夜晚，母親常看著相片，相片小屋依舊……

鏡頭一轉：富麗堂皇的酒店，衣香鬢影，嘉賓都衷心恭賀。「這不是我的婚宴嗎？」二哥想。只見小婷不時用眼睛狠剜母親，抓她到房間呼喝，轉頭出來又笑臉迎人。母親抿著嘴，脈脈地看著二哥，低嘆一聲，然後又回到崗位。席間，小婷還夾些飯菜到母親碗上。母親看看二哥，然後笑說小婷賢良。後來二哥因小婷而與母親大吵一場，便極少往來。「事情，原來……」

不待二哥思考，又是另一個片段：一襲巨痛！血嬰便出現了。沖洗後，母親老是纏著醫生，問女兒緊閉眼睛的原因。等了好幾天，小妹雙眼還是緊閉，母親開始著急起來，擔心小妹成為瞎子。於是，母親每天到觀音廟祈福，求觀音保佑。不久，小妹便張開眼睛，那是一雙又大又亮的眸子。「媽老是說觀音娘娘賜了這雙令人羨慕的眼睛，原來是這樣一回事！」就是這雙明眸，給過母親多少白眼，傷過多少的心。



鏡頭突然不受控制！只是母親正把花旗蔘湯勺進暖水瓶。三兄妹不約而同地數著，一瓶……兩瓶……三瓶。

然後，母親便倒下了……

又是死一般的寂。

